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十七

起龍朔二年八月盡咸亨元年凡八年有奇

高宗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中之上

龍朔二年八月壬寅以許敬宗爲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知

西臺事 九月戊寅初令八品九品衣碧 冬十月丁酉上幸驪

山溫湯太子監國丁未還宮 庚戌西臺侍郎陝人上官儀同東

西臺三品 癸丑詔以四年正月有事於泰山仍以來年二月幸

東都 左相許圜師之子奉輦直長自然遊獵犯人田田主怒自

然以鳴鏑射之圍師杖自然一百而不以聞田主詣司憲訟之司
憲大夫楊德裔不爲治西臺舍人袁公瑜遣人易姓名上封事告
之上曰圍師爲宰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豈非作威作福圍師謝
曰臣備位樞軸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允眾心故爲人所攻訐至
於作威福者或手握彊兵或身居重鎮臣以文吏奉事聖明惟知
閉門自守何敢作威福上怒曰汝恨無兵邪許敬宗曰人臣如此
罪不容誅遽令引出詔特免官考異曰舊本紀十一月辛未圍師
下獄新本紀十一月辛未圍師貶
虔州刺史今據齊錄辛未免官久之貶虔州刺史
史記紀貶虔州刺史在三年二月新本紀誤
輪爲殷王旭輪後改名
且是爲睿宗十二月戊申詔以方討高麗百濟河北
之民勞於征役其封泰山幸東都並停 颶海道颶音
聿行軍總管
蘇海政受詔討龜茲敕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之俱至興

昔亡之境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

事見上卷顯慶二年註

密謂海政曰彌

射謀反請誅之

阿史那彌射是為興昔亡可汗

時海政兵纔數千集軍吏謀曰彌

射若反我輩無噍類不如先事誅之乃矯稱敕令大總管齊帛數

萬段賜可汗及諸酋長興昔亡帥其徒受賜海政悉收斬之其鼠

尼施拔塞幹兩部亡走

鼠尼施噉出陸五部之一也拔塞幹俟斤弩失畢五部之一也

海政與繼

往絕追討平之軍還至疏勒南弓月部復引吐蕃之眾來欲與唐

兵戰海政以帥老不敢戰以軍資賂吐蕃約和而還由是諸部落

皆以興昔亡為冤各有離心繼往絕尋卒十姓無主有阿史那都

支及李遮旬收其餘眾附於吐蕃

為都支遮旬連兵反張本

是歲西突厥寇

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之謂其眾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

日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冑赴敵而死

癸龍朔三年春正月左武衛將軍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種悉平

之乙酉以李義府爲右相仍知選事二月徙燕然都護府於

回紇更名瀚海都護徙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

燕然都護置於貞觀二十一年瀚海都護置於永徽元年以積爲境積北州府皆隸瀚海積南

缺雲中雲中都護府治金河卽秦漢雲中舊城東北至朔州三百七十里麟德元年更名單于大都護府杜佑曰單于都護

府南至榆林郡百二十里東南到馬邑郡三百五十里是月減百官一月俸賦雍同等十

五州民錢以作蓬萊宮三月許圜師再貶虔州刺史虔州在京師東南四

千一十七里至東都三千四百里楊德裔以阿黨流庭州圜師子文思自然竝免

官爾師俄轉相州刺史政存寬惠州人立石以頌之嘗有官吏犯

贓圜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愧之其人慙懼遂改節爲廉士

右相河間郡公李義府典選恃中宮之勢專以賣官爲事銓綜

無次怨歸盈路百寮畏之無敢言者上頗知之從容謂義府曰卿子及婿頗不謹多爲非法我尙爲卿掩覆卿宜戒之義府勃然變色頸頰俱張曰誰告陛下上曰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從得邪義府殊不引咎緩步而去上由是不悅望氣者杜元紀謂義府所居第有獄氣空積錢二十萬緡以厭之義府信之聚斂尤急義府居母喪朔望給哭假輒微服與元紀出城東登古冢候望氣色或告義府窺覘災眚陰有異圖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愛其錢七百緡除延司津監

唐東宮司議郎四人正六品上掌啓奏記注龍朔改司議郎爲左司議郎太子舍人爲右司議郎漢官有都水長屬主爵掌諸池沼後改爲使者後漢改爲河隄謁者晉置都水臺在使者一人掌舟楫之事梁改爲太舟卿北齊亦曰都水臺隋改爲都水監唐因之貞觀改爲使者從六品龍朔元年改爲司津監掌川澤津梁之政令

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告之夏四月乙丑下義府獄

遣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御史詳刑其鞫之仍命司空李勣監焉

事皆有實戊子詔義府除名流鸛州津除名流振州諸子及壻並

除名流庭州朝野莫不稱慶或作河閒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

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李義府河間人故云然勝之通衢義府多取人奴婢及

敗各散歸其家故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乙

未置雞林大都督府於新羅國以金法敏為之丙午蓬萊宮舍

元殿成上始移仗居之更命故宮曰西內故宮謂太極宮自武德以來人主居之自是以後

後謂之戊申始御紫宸殿聽政蓬萊宮正殿曰含元殿舍元之後曰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內

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正殿五月壬午柳州蠻酋吳君解反柳州漢潭中縣地

德四年置南昆州貞觀八年改曰柳州遣冀州長史劉伯英右武衛將軍馮士儼發

嶺南兵討之吐蕃與吐谷渾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論曲直更來

求援上皆不許吐谷渾之臣素和貴有罪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渾

虛實吐蕃發兵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諸曷鉢與宏化公

主帥數千帳棄國走依涼州請徙居內地

唐會要曰吐谷渾自永嘉之末始西度洮水建

國于羣羌之故地龍朔三年為吐蕃所滅凡三百五十年

上以涼州都督鄭仁泰為青海道行

軍大總管帥右武衛將軍獨孤卿雲辛文陵等分屯涼鄯二州以

備吐蕃六月戊申又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安集大使節度

諸軍為吐谷渾之援吐蕃祿東贊屯青海遣使者論仲琮入見

吐蕃

立國之初有大論小論以統國事後因以為貴姓

表陳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親上不許遣

左衛郎將劉文祥使於吐蕃降璽書責讓之 秋八月戊申上以

海東累歲用兵百姓困於征調士卒戰溺死者甚眾詔罷三十六

州所造船遣司元太常伯竇德元等分詣十道問人疾苦黜陟官

吏德元毅之曾孫也

資毅太穆皇后之父

九月戊午熊津道行軍總管右

威衛將軍孫仁師等破百濟餘眾及倭兵於白江拔其周留城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真岷城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羣凶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眾降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

七尺餘驍勇有謀略仕百濟爲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

新羅官有

十六品左平一品達率二品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爲之方有十郡郡有將三人以德率爲之德率四品百濟置官蓋與新羅略同

蘇定方之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眾降時定方繫其王及太

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

散係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日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

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常

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

沙吒夷人復姓

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旣敗皆帥

其眾降劉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眾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

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敢

信重義但歸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

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詔

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
殘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塗立
橋梁補隄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
廟諱百濟大悅闔境各安其業然後修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
高麗劉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安復
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爲非臣所及
也上悅加仁軌六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爲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
遣使齎璽書勞勉之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
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冬十月辛巳朔詔太子每五日於
光順門內視諸司奏事 唐六典大明宮紫宸殿內朝正殿也殿之
南面曰紫宸門左曰崇明門右曰光順門
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決之 丙申絳州麟見於介山丙午含元

殿前麟趾見十二月庚子詔改來年爲麟德元年 壬寅以安西

都護高賢爲行軍總管將兵擊弓月以救千闐補註前此弓月未嘗侵千闐也

引吐蕃侵千闐在後麟德二年則此處擊弓月蓋爲上年弓月引吐蕃兵欲與唐將與海政戰故伐之耳以救千闐四字空去

是歲大食擊波斯拂菻破之拂菻古大秦國也居西海上

部西瀕海東南接波斯村南侵婆羅門吞滅諸胡勝兵四十餘萬

麟德元年春正月甲子改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

王旭輪爲單于大都護初李靖破突厥見一百九十三卷遷三百

帳於雲中城阿史德氏爲之長至是部落漸眾阿史德氏詣闕請

如胡法立親王爲可汗以統之上召見謂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

也故更爲單于都護府而改殷王遙領之 二月戊子上行幸萬

年宮永徽元年改九成宮爲萬年宮夏四月壬子衛州刺史道孝王元慶薨

丙午魏州刺史郇公孝協坐贓賜死司宗卿隴西王博父奏孝協

父叔良死王事

叔良太祖之孫高祖時叔良擊突厥中流矢薨

孝協無兄弟恐絕嗣上曰

畫一之法不以親疏異制苟害百姓雖皇太子亦所不赦孝協有

一子何憂乏祀乎孝協竟自盡於第 五月戊申朔遂州刺史許

悼王孝薨

孝上子也

乙卯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

劉昫曰漢益州

郡之雲南縣古滇國後漢屬永昌郡蜀劉氏分永昌為建甯郡又分永昌建甯置雲南郡而治於弄棟晉改為晉甯郡又置甯州武

德四年安撫大使李英以此州人多姓姚故置姚州今陞置都督府管州三十二

秋七月丁未朔詔以

三年正月有事於岱宗 八月丙子車駕還京師幸舊宅

舊宅帝為晉王

時所居也

雷七日壬午還蓬萊宮

丁亥以司列太常伯劉祥道兼右

相大司憲竇德元為司元太常伯檢校左相 冬十月庚辰檢校

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臣伏覩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

服貧敝唯思西歸無心展效臣聞以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應募
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爲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
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征役身沒王事並蒙敕
使弔祭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遼海者皆賜勦
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征人屢經渡海官不紀錄其死者亦無人
誰何誰何問也問其爲誰緣何而死也州縣每發百姓爲兵其壯而富者行錢參

逐官府皆亡匿得免

謂州縣官發人爲兵其吏卒之參陪隨逐者富民行錢與之相爲掩蔽得以亡匿按元和

四年御史臺奏比來常參官入光範門及中書省所將參從人數頗多參從猶參逐也補註參逐官府備言參謁官府以行賂也舊註以參從爲解謬矣貧者無錢參逐身雖老弱被發卽行頃者破百濟及平

壤苦戰

破百濟見上卷顯慶五年平壤苦戰見龍朔二年

當時將帥號令許以勦賞無所

不至及達西岸惟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勦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

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授勳級以爲榮寵而比年出征皆使勳官挽引挽引謂挽引舟車勞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由此臣又聞錢日士卒畱鎮五年尙得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何爲如此單露威言初發家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臣檢校軍士所置衣裳今冬僅可充事來秋以往全無準擬陛下畱兵海外欲殄滅高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爲影響若無鎮兵還成一國今旣資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同德而衆有此議何望成功臣聞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今須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以前處置恐師衆疲老立效無日逆耳之事或無人爲陛下盡言故臣披露肝膽昧死奏陳上深

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將兵渡海以代舊鎮之兵仍敕仁

軌俱還仁軌謂仁願曰國家懸軍海外欲以經略高麗其事非易

今收穫未畢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夷人新服眾心

未安必將生變不如且畱舊兵漸令收穫辦具資糧節級遣還節級

猶今人言節次也軍將且畱鎮撫未可還也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

謗云吾多畱兵眾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唯知准敕准與準同本朝寇準

為相省吏避其名凡文書準字皆去十後遂因而不改豈敢擅有所為仁軌曰人臣苟利於

國知無不為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自請畱鎮海東上從之仍

以扶餘隆為熊津都尉考異曰實錄作熊津都督按時劉仁軌檢校熊津都督豈可復以降為之明年實錄

稱熊津都尉扶餘隆與金法敏盟今從之使招輯其餘眾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

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

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當爲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爲然卽命儀草詔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給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爲陳王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忠自陳王立爲皇太子王府諮議參軍正五品上學上學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十二月丙戌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戊子賜忠死於流所

顯慶五年忠徙黔州

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政事爲司禮太常伯左肅機

鄭欽泰等朝士流貶者甚眾皆坐與儀交通故也百長孫無忌褚遂良等怫旨不閱歲而屠覆道路目語及儀等見誅后益無忌懼

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

宮黜陟殺生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考異曰唐歷象臣朝

謂萬方表奏皆呼爲二聖帝坐于東閣后坐于西閣后隨其愛憎生殺在口按武后雖悍戾豈得高宗尚在與高宗對坐受羣臣朝

謂乎恐不至此今從實錄

太子右中護檢校西臺侍郎樂彥璋

龍朔改左右庶子爲左右

中護西臺侍郎孫處約竝同東西臺三品

乙丑麟德一年春正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見請復與吐谷渾和親仍

求赤水地畜牧

即河源之赤水也本吐谷渾地

上不許二月壬午車駕發京師

丁酉至合璧宮

上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嘗

以爲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羣

臣無得而諫三月甲寅以兼司戎太常伯姜恪同東西臺三品

恪寶誼之子也

姜寶誼從高祖起兵于太原

辛未東都乾元殿成

乾元殿洛陽宮正殿

也武后垂拱四年毀爲明堂

閏月壬申朔車駕至東都

癸酉日有食之疏

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闐救西州都督崔智辯左武衛將軍曹繼叔

將兵救之夏四月戊辰以左侍極陸敦信

龍朔改左右散騎常侍爲左右侍極檢

校右相西臺侍郎孫處約太子右中護檢校西臺侍郎樂彥璋竝

罷政事

祕閣郎中李涪風

龍朔改太史局爲祕閣局令爲郎中丞爲郎

以傅仁均戊

寅厯推步浸疏乃增損劉焯皇極厯

戊寅厯始行見一百八十七卷高祖武德二年隋時劉焯

造甲子元厯謂之皇極厯爲張寶所損不得行

更撰麟德厯五月辛卯行之瀛風博涉羣

書尤明天文厯算陰陽之學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當世術家疑

有鬼神相之非學習所致然竟不能測也六月鄜州大水壞城

邑秋七月己丑兖州都督鄧康王元裕薨

上命熊津都尉扶

餘隆與新羅王法敏釋去舊怨八月壬子同盟於熊津城劉仁軌

以新羅百濟耽羅倭國使者浮海西還

耽羅國一日僊羅居新羅武州南島上初附百濟後

附新會祠泰山高麗亦遣太子福男來侍祠上嘉仁軌之功擢爲

大司憲 冬十月癸丑皇后奏稱封禪舊儀祭皇地祇太后昭配

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至日妾請帥內外命婦奠獻

內命婦自三妃至采

女以尚古者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又有六尚二

十四司二十四典二十四掌龍朔二年又置贊德宮儀承旨

衛仙供奉侍嬪侍巾亦分爲九品皆內官也外命婦皇姑封大長

公主皇妹妹封長公主皇女封公主皇太子之女封郡主王之女

封縣主王母妻爲妃一品及國公母妻爲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

爲郡夫人五品勳官三品封母妻爲縣君散官並同職事勳官因

品封母妻爲鄉君其母並加太字各視其夫子之品 詔禪社首以皇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燕

氏爲終獻

燕氏越王貞之母蓋太宗妃嬪此時惟燕氏在也

壬戌詔封禪壇所設上帝后

土位先用藥桔陶匏等竝宜改用茵褥疊爵其諸郊祀亦宜準此

又詔自今郊廟享宴文舞用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

樂丙寅上發東都從駕文武儀仗數百里不絕列營置幕彌互原

野東自高麗西至波斯烏菴諸國

自吐火羅踰五種至婆羅悅邏北逾山行六百里得烏菴國

朝會者各帥其屬扈從穹廬毳幕牛羊駝馬填咽道路時比歲豐

稔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於市

十一月戊子上至濮陽

濮陽頓項之墟

春秋衛成公自楚邱徙此漢為濮陽縣帶東郡曹分為濮陽郡隋為縣屬滑州唐屬濮州

麟德元騎從上問濮

陽謂之帝耶何也德元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

居此故謂之帝耶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

德元不能對心實羞之德元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對

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元之言亦善

也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

壽張縣前漢曰壽良屬東郡光武改壽張屬東平國隋屬濟州唐屬鄆州

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其居之故公藝

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十二月丙午車駕至齊州
十日丙辰發靈巖頓至泰山下有司於山南爲圓壇山上爲登封
壇社首山上爲降禪方壇

寶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己巳登泰

山封玉牒上帝冊藏以玉匱配帝冊藏以金匱皆纏以金繩封以

金泥印以玉璽藏以石匣庚午降禪於社首祭皇地祇上初

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升壇亞獻帷帘皆以錦繡爲

之周禮注在旁曰帷在上曰酌酒實俎豆登歌皆用宮人壬申上

御朝觀壇受朝賀赦天下改元賜酺七日免所過今年租賦文武

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階先是隋無泛加皆以勞

勞敘進至五品三品仍奏取進止至是始有泛加比及末年服緋

者滿朝矣時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李義府憂憤發病卒自義府

流竄朝士日寢其復入及聞其卒眾心乃安 丙戌車駕發泰山

辛卯至曲阜曲阜魯侯伯禽所都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阜長七八里隋始置曲阜縣屬兗州贈孔子太

師以少牢致祭癸未至亳州謁老君廟亳州谷陽縣漢苦縣也有老子祠是年改爲眞源縣

亳州至東都入百九十八里上尊號曰太上元元皇帝丁丑至東都留六日甲

申幸合璧宮夏四月甲辰至京師謁太廟 庚戌左侍極兼檢校

右相陸敦信以老疾辭職拜大司成兼左侍極罷政事 五月庚

寅鑄乾封泉寶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舊錢 高麗泉蓋蘇文卒

長子男生代爲莫離支初知國政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產知

留後事或謂二弟曰男生惡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不如先爲計二

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還奪其權欲拒兄不納

男生潛遣所親往平壤伺之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自爲莫離支發兵討之男生走保別城使其子獻誠詣闕求救六月壬寅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遼東道安撫大使將兵救之以獻誠爲左武衛將軍使爲鄉導又以右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爲行軍總管同討高麗又詔左武衛將軍薛仁貴率師爲後援 秋七月乙丑朔徙殷王旭輪爲豫王 以大司憲兼檢校太子左中護劉仁軌爲右相初仁軌之遭風失運於東征補註事見二百卷顯慶五年 丁夫溺死甚眾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鞠之至義府謂異式曰君能辦事不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與朝廷何人爲讐宜早自爲計仁軌曰仁軌常官不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遽自引決以快讐人竊所未

甘乃具獄以聞異式將行仍自掣其鎖

恐鎖不入黃行後得私開之也

獄上義府

言于上曰不斬仁軌無以謝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風暴起非人

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

事見上卷顯慶五年

義府又諷劉仁

願使害之仁願不忍殺及爲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慝觴告

之曰仁軌若念時昔之事有如此觴仁軌既知政事異式尋遷詹

事丞時論紛然仁軌聞之遽薦爲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

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八月辛丑司元太常伯兼檢校左相

竇德元薨

初武士護娶相里氏生男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

女長適越王府法曹賀蘭越石次皇后次適郭孝慎士護卒元慶

元爽及士護兄子惟良懷運皆不禮於楊氏楊氏深銜之越石孝

慎及孝慎妻竝早卒越石妻生敏之及一女而寡后既立楊氏號

榮國夫人越石妻號韓國夫人惟良自始州長史超遷司衛少卿
懷運自瀛州長史遷淄州刺史元慶自右衛郎將爲司宗少卿元
爽自安州戶曹累遷內府少監榮國夫人嘗置酒謂惟良等曰頗
憶曠昔之事乎今日之榮貴復何如對曰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
早登宦籍揣分量才不求貴達豈意以皇后之故曲荷朝恩夙夜
憂懼不爲榮也榮國不悅皇后乃上疏請出惟良等爲遠州刺史
外示謙抑實惡之也於是以惟良檢校始州刺史元慶爲龍州刺
史元爽爲濠州刺史

龍州古江山秦漢曹魏爲無人之地鄧艾伐

蜀由陰平景谷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始至江

油晉置陰平郡於此置平武縣至梁有楊李二姓大豪分據其地
後桑平蜀置龍州濠州漢鍾離縣地晉安帝分置鍾離郡梁置北
徐州後齊曰西楚州隋開皇二年改曰濠州唐曰濠州始州至京
師一千六百六十二里至東都二千五百六十里龍州至京師二
千六百六十里東都三千一百一十五里濠州至
京師二千一百五十里東都一千三百一十三里元慶至州以憂

卒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韓國夫人及其女以后故出入禁中皆

得幸於上韓國尋卒其女賜號魏國夫人上欲以魏國爲內職心

難后未決后惡之會惟良懷運與諸州刺史詣泰山朝覲從至京

師惟良等獻食

考異曰舊傳云后親上幸楊氏宅惟良等獻食今從實錄

后密置毒醢中使魏

國食之暴卒因歸罪于惟良懷運丁未誅之改其姓爲蝦氏懷運

兄懷亮早卒其妻善氏尤不禮於榮國坐惟良等沒入掖庭榮國

令后以他事束棘鞭之肉盡見骨而死

九月龐同善大破高麗

兵泉男生帥眾來會詔以男生爲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

撫大使封元菟郡公

戊子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廣平宣公劉祥

道薨子齊賢嗣齊賢爲人方正上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興

宗嘗從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鵠劉齊賢今爲司馬請使捕之

上曰劉齊賢豈捕鵠者耶卿何以此待之 冬十二月己酉以李

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以司列少常伯安陸郝處

俊副之

安陸縣漢屬江夏郡宋屬安陸郡隋唐屬安州

以擊高麗龍同善契苾何力並

爲遼東道行軍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如故其水陸諸軍總管并
運糧使竇義積獨孤卿雲郭待封等並受勣處分河北諸州租賦
悉詣遼東給軍用待封孝恪之子也勣欲與其婿京兆杜懷恭偕
行以求勦效懷恭辭以貧勣贈之復辭以無奴馬又贈之懷恭辭
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勣聞之流涕曰杜
郎疏放此或有之乃止

開元二年春正月上耕籍田有司進耒耜加以彫飾上曰耒耜
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耕籍之制月令及鄭

元註周禮皆云天子三推庶隨禮記曰天子耕籍一發九推未此用虛說也

去冬至是月無雨雪丁

丑上避正殿減膳親錄囚徒 自行乾封泉貨錢穀帛踊貴商賈

不行癸未詔罷之 二月丁酉涪陵悼王愔薨 辛丑復以萬年

宮爲九成宮

永徽二年改九成宮爲萬年宮

生羌十二州爲吐蕃所破三月戊

寅悉罷之 上屢責侍臣不進賢眾莫敢對司列少常伯李安期

對曰天下未嘗無賢亦非羣臣蔽賢也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爲

說者已指爲朋黨滯淹者未獲申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

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羣

臣也上深以爲然安期百藥之子也 夏六月乙卯西臺侍郎楊

宏武戴至德正諫大夫兼東臺侍郎李安期東臺舍人昌樂張文

瓘司列少常伯兼正諫大夫河北趙仁本並同東西臺三品

龍朔改給

事中爲東臺舍人諫
議大夫爲正諫大夫宏武素之弟子至德間之兄子也時造蓬萊

上陽合璧等宮

上陽宮在洛陽宮城之西南隅南臨洛水西距穀水東卽宮城北達禁苑宮內正門正殿皆東向正

門曰觀象正殿曰觀風其內別殿亭觀九所上陽之西隔穀水有西上陽宮紅梁跨穀行幸往來

頻征伐四夷廢

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

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殷鑒不遠近在隋世慎勿使百

姓生怨上納其言減殿馬數千匹先是宏武自荊州司馬擢爲司

戎少常伯帝嘗讓之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宏武對曰

臣妻劉悍凡其所屬臣何敢違蓋以諷帝用后言也帝喻其意笑

而不罪 秋七月己卯以旱避正殿減膳遣使慮囚 八月己丑

朔日有食之 辛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李安期出爲荊州

長史

宋白曰荊州秦南郡地漢爲江國江左置荊州以爲重鎮擬周之分陝唐爲大都督府

九月庚申上

以久疾命太子宏監國 辛未李勣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力

守之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

易取也遂攻之城人師夫仇等縛城主開門降勣引兵進擊一十

六城皆下之龐同善高侃尙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襲其營左武衛

將軍薛仁貴擊破之侃進至金山與高麗戰不利高麗乘勝逐北

仁貴引兵橫擊之大破高麗斬首五萬餘級拔南蘇木底蒼巖三

城三城後皆置爲州與泉男生軍合唐書男生以去年九月帥泉來會至是方得合軍郭待封以

水軍自別道趣平壤勣遣別將馮師本載糧仗以資之師本船破

失期待封軍中飢窘欲作書與勣恐爲虜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

合詩以與勣離合詩雜析字離合勣怒曰軍事方急何以詩爲必

斬之行軍管記通事舍人元葛頊爲釋其義唐書軍中書檄勣乃更遣

糧仗赴之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泉男建報曰謹
聞命矣即移兵據鴨綠津唐兵不得度上聞之流萬頃於嶺南郝
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牀方
食乾糲潛餉精銳擊敗之將士服其膽略 冬十二月甲午詔自
今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並以高祖太宗配仍合祀
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 是歲海南獠陷瓊州 瓊州本隋朱崖郡
之瓊山縣貞觀五
年置

寶州

戊辰乾封三年春正月壬子以右相劉仁軌為遼東道副大總管

二月戊寅上幸九成宮

壬午李勣薛仁貴等拔高麗扶餘城

扶餘

國之故墟故
城存其名

仁貴既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

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在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

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仁貴便竝海路地與李勣合軍於平壤侍御史洛陽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變也今高藏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爲我鄉導彼之情僞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彊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俟再舉矣且高麗連年飢饉妖異累降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鬪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雖頗忘前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愛國皆莫及李勣也上

深然其言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李勣等遇於薩賀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 朝廷議明堂

制度略定三月庚寅赦天下改元總章 夏四月丙辰彗星見於

五車

五車五星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一日主五穀

豐耗西北大星曰天庫主太白主秦次東北曰獄主辰星主燕趙次東星曰天倉主歲星主魯衛次東南曰司空主填星主楚次西南曰壽星主焚賊主魏五星有變皆以其所占之據舊紀五車在昴 上避正殿減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見東北畢間

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

麗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 辛巳西臺侍郎同東

西臺三品楊宏武薨 八月辛酉車列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軍

劉仁願坐征高麗逗畱流姚州 癸酉車駕還京師 九月癸巳

李勣拔平壤勣既克大行城諸軍出他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綠

柵高麗發兵拒戰勦等奮擊大破之追奔二百餘里拔辱夷城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勦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勦降勦以禮接之泉男建猶閉門拒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密遣人詣勦請爲內應後五日信誠開門勦縱兵登城鼓譟焚城四周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 冬十月

戊午以烏茶國婆羅門盧迦逸多爲懷化大將軍

烏茶國一日烏莫直天竺南東

距勃律六百里西對賓四百里婆羅門僧也唐置懷化大將軍從三品以授薛育

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

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寐藥竟無效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爲議者歸罪娑婆寐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

上乃止 李勣將至上命先以高藏等獻於昭陵具軍容奏凱歌

入京師獻於太廟十二月丁巳上受俘於含元殿

東內正殿曰含元殿唐六典曰

含元殿即龍首山之東崖階上高于平地四十餘尺南去丹鳳門四百餘步東西廣五百步殿前五勝三級每級引出一壩頭其上為龍尾道委蛇屈曲凡七轉以高藏政非已出赦以為司平太常伯員外同正

以泉男產為司宰少卿僧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泉男生為右衛

大將軍泉獻誠為司衛卿李勣以下封賞有差泉男建流黔中扶

餘豐流嶺南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

府四十二州

新州遼州遼州哥勿州衛樂州舍利州居素州越喜州去旦州建安州凡有九都督府四十二州存于志

者南蘇蓋牟代那倉嚴磨米積利黎山延津木底安市諸北議利拂涅并漢十四州而已百縣置安東都護府

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

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

丁卯上祀南郊告平高麗以李勣爲亞獻己巳謁太廟 渭南尉

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

渭南縣屬雍州後魏之渭南郡後周廢爲縣

政事爲畿縣最雍

州諸縣萬年長安爲赤縣餘縣爲畿縣六典曰城內爲京縣城外爲畿縣

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

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爲獨出人右也 時有敕征遼軍士逃

亡限內不首及首而更逃者身斬妻子籍沒太子雲上表曰竊聞

所司以背軍之人身久不出家口皆擬沒害諸州囚禁人數至多

或臨時遇病不及隊伍怖懼而逃或因樵採爲賊所掠或渡海來

去漂沒滄波或深入賊庭爲所傷殺軍法嚴重同隊恐并獲罪多

注爲逃軍旅之中不暇勘當直據隊司通狀關移所屬妻子沒官

情實可哀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沒

從之 甲戌司戎大常伯姜恪兼檢校左相司平大常伯閻立本

守右相時恪以戰功擢左相而立本善圖畫工於寫真其爲右相也雖有應務之才而無宰相之器故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初太宗嘗與侍臣汎舟苑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圖狀時從臣傳呼畫師間立本至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研吮丹粉瞻望坐賓不勝愧赧退誠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情染翰頗及儕流今獨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末技然立本爲性所好欲罷不能也嘗至荊州見張僧繇畫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亦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坐臥觀之畱宿其下三日不能去是歲京師及山東江淮旱饑

己總章二年春二月辛酉以張文瓘爲東臺侍郎以右肅機檢校

太子中護譙人李敬元爲西臺侍郎

譙縣帶亳州

竝同東西臺三品先

是同三品不入銜至是始入銜貞觀初文瓘以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爲長史每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同寮二人共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疑之自請其故勣曰子無爲嫌若某者尤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斷若某者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守約束若吾子之才無施不可焉用贈爲旣入朝遂極口推引至是遂與勣同爲宰相時堂饌豐餘同列欲少損之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損朝廷之體眾乃止敬元性彊記其在臺中曲選時預選者歲有萬餘人每於街衢見之莫不知其姓名其被放而有訴者卽口陳其書判失錯及身負殿累略無差殊故

時人莫之敢欺選人有杭州參軍徐太元者初在任時同僚張惠
犯賊至死太元哀其母老乃詣獄自陳與惠同受賊惠賊數既少
遂得減死太元亦坐免官不調十餘年敬元知而大嗟賞之擢授
鄭州司戶參軍太元後果以德行顯於世人服敬元之識鑒 癸
亥以雍州長史廬承慶爲司刑太常伯初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
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
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
無愧辭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三月丙戌東臺侍郎郝處俊
同東西臺三品 丁亥詔定明堂制度其基八觚觚方其字上圓
覆以清陽玉葉時按淮南子清陽爲天故覆明堂以清陽之色玉
葉非必以玉爲之蓋亦瓦之類謂之葉者尙朴之
意猶茨之以茅也曰其門牆階級窗櫺楣柱柳棗枅棋說文曰在
王者示寶貴之耳其門牆階級窗櫺楣柱柳棗枅棋篇曰屬在

屋曰窗釋名窗聽也於內見外之聰明也需楯闌於窗隔也楯屋
格也說文曰楯屋榜也毛晃曰棟下橫木曰楯柱楹也斜楹謂之
飛脚秦梁上構楹併屋楹所以承桁拱大枅又拱枅○需音靈脚
音昂秦音前併音機楹音拱楹音眉楯音順榜音眠楯音卜楯音
盧桁音行又音杭
又音著枅音亦 皆法天地陰陽律歷之數詔下之後眾議猶未

決又會饑饉竟不果立 夏四月己酉朔上幸九成宮 高麗之
民多離叛者敕徙高麗戶三萬八千二百於江淮之南及山南并
遼以西諸州空曠之地畱其貧弱者使守安東 六月戊申朔日
有食之 冀州大雨八日暴水深一丈漂壞居民廬舍一萬四千
三百九十區 秋七月劔南益瀘等十九州大旱乏絕三十六萬
七千六百九十戶 八月丁未朔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
議者多以爲未宜遊幸上聞之辛亥御延福殿召五品以上謂曰
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爲不可何不面陳而

退有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巡
守雖帝王常事然高麗新平餘寇尙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
戶口彫弊鑿與所至供億百端誠爲未易外閒實有竊議但明制
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爲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爲
黃門侍郎 甲戌改瀚海都護府爲安北都護府 九月丁丑朔

詔徙吐谷渾部落就涼州南山巖者恐吐蕃侵暴使不能自存欲
先發兵擊吐蕃右相閼立本以爲去歲饑歉未可興師議久不決

竟不果徙

庚寅括州大風海溫漂永嘉安固六千餘家

漢順帝永建四年

年分章安東甌鄉立永甯縣江左改曰永豐隋平陳改曰永嘉縣又孫吳立羅陽縣孫皓改曰安陽縣晉平吳改曰安固縣並屬永嘉郡唐初屬東嘉州貞觀元年州廢二縣屬括州 壬寅上幸岐州賜高年粟帛冬十月

丁巳車駕還京師 十一月丁亥徙豫王旭輪爲冀王更名輪

司空太子太師英貞武公李勣廢疾上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歸侍疾上及太子所賜藥勣則餌之子弟爲之迎醫皆不聽進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致位三公年將八十豈非命耶修短有期豈能溲就醫工求活一旦忽謂其弟司衛少卿弼曰吾今日少愈可其置酒爲樂於是子孫悉集酒闌謂弼曰吾自度必不起故欲與汝曹爲別耳汝曹勿悲泣聽我約束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重湯覆無餘吾有如許狔犬今悉付汝葬畢汝卽還入我堂撫養孤幼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撻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十二月戊申薨上聞之悲泣葬日幸未央宮登樓望輜車慟哭起冢象陰山鐵山烏德健山輜車也所以載棺烏德健山在回紇牙帳西南以旌其破突厥薛延陀

○轉音而通鑑原文誤作輜字書無輜字

之功勩微時家富積粟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好惠施拯濟貧乏不問親疏及爲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初從李密拔黎陽倉就食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遊其所一見於眾人之中卽加禮敬引之臥內談謔忘倦及平虎牢獲戴胄知其行能卽釋而薦之當時稱其有知人之鑒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嘗之爲言量也或問其故勩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關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勩已爲僕射親爲之煮粥風回焚其須鬢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勩曰非爲無人使令也願姊老勩亦老雖欲久爲姊煮粥其可得乎勩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爲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人十七八

爲佳賊臨陳乃殺之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勦長子震早卒
震子敬業襲爵先是羣蠻爲寇討之輒不利乃除敬業爲刺史發
卒郊迎敬業盡放命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
業一無所問處置他事已畢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二佐吏
往觀之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人及兵仗更閉營
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爲食吏所害非有他惡
可悉歸用後去者爲賊唯召其帥責以不早降之意各杖數十而
遣之境內肅然勦聞而壯其膽略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必此兒
也附錄西陽雜俎云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射必溢鎗走馬若滅
老驥不能及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因獵命之入林
趁獸乃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
馬腹而伏于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時承平旣久

選人益多是歲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

唐制尚書二十

四司各司有郎中二員從五品上員外郎二員從六品上設長官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

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爲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

人以身言書判

唐擇人之法有四一日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日言取其言辭辯正三日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日判取

其文理優長

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

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然後類以爲甲先上

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

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爲告身兵部武選亦然

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

翹關長丈七尺徑二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米

者負米五斛行二十步皆爲中第

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

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

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爲考六品以下四考

爲滿 石州刺史舒王元名性高潔罕問家人產業朝夕矜莊門庭清肅嘗誡其子竄曰既爲藩王何慮無錢財官職但勉行善事忠孝持身此吾志也上每欲授以大州元名固辭曰臣忝屬籍豈以州郡爲仕進資邪故在石州二十年賞翫林泉有塵外之意

庚總章三年春正月丁丑右相劉仁軌請致仕許之 三月甲戌

朔以旱赦天下改元咸亨 丁丑改遷萊宮爲含元宮

即含元殿以爲宮名

壬辰太子少師許敬宗請致仕許之 敕突厥酋長子弟事東

宮西臺舍人徐齊聃上疏以爲皇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置左

右豈可使戎狄醜類入侍軒闥又奏齊獻公卽陛下外祖雖子孫

有犯豈應上延祖禰今周忠孝公廟甚修而齊獻公廟毀廢

齊獻公文

德皇后父長孫晟也周忠孝公皇后父武士彠也不審陛下何以垂示海內彰孝理之風

上皆從之齊昭充容之弟也

齊昭姑入宮爲充容列于九嬪

夏四月吐蕃陷西

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

四鎮辛亥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

運安川吐

蕃贊普牙在焉有邏些城

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副

之以討吐蕃且援送吐谷渾還故地 庚午上幸九成宮 高麗

酋長劍牟岑反立高藏外孫安舜爲主以左監門衛大將軍高侃

爲東州道行軍總管

高麗在東時已列藩州府故曰東州道

發兵討之安舜殺劍牟

岑奔新羅 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甲戌以雍華蒲同

四州旱遣使慰因減中御諸廩馬 八月丁巳車駕還京師 郭

待封先與薛仁貴並列及征吐蕃耻居其下仁貴所言待封多違

之軍至大非川

自鄯州鄯城縣西行三百餘里至大非川

將趣烏海

烏海在漠哭山西隋屬河源郡界杜

資治通鑑補編 高宗建炎三年歲次壬午

祐曰吐蕃國出鄯城九百里過烏海暮春之月山有積雪地有冷瘴令人氣急不甚爲害 仁貴曰烏海險遠軍

行甚難輜重自隨難以趨利宜留二萬人爲兩柵於大非嶺上輜

重悉置柵內吾屬帥輕銳倍道兼行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帥

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口大破之河口積石斬獲甚眾進屯烏海

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貴策將輜重徐進未至烏海遇吐蕃二十

餘萬待封軍大敗還走悉棄輜重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

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略盡仁貴待封與阿史

那道眞竝脫身免與欽陵約和而還仁貴歎曰今年歲在庚午星

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軍行逆歲鄧艾所以死于蜀也上敕大司

憲樂彥璋卽軍按其敗狀械送京師三人皆免死除名欽陵祿東

贊之子也祿東贊事始一百九十五年太宗貞觀十四年與弟贊婆悉多干勃論皆有才

略祿東贊卒欽陵代之三弟將兵居外鄰國畏之 關中旱饑九月丁丑詔以明年正月幸東都 甲申皇后母魯國忠烈夫人楊氏卒敕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婦並詣宅弔哭 閏月癸卯皇后以久旱請避位不許 壬子加贈司徒周忠孝公武士護爲太尉太原王夫人爲王妃 甲寅以左相姜恪爲涼州道行軍大總管以禦吐蕃 冬十月乙未太子右中護同東西臺三品趙仁本爲左肅機罷政事 壬二月庚寅詔官名皆復舊 改官名見上卷龍朔二年 是歲四十餘州旱及霜蟲百姓饑乏關中尤甚詔轉江南租米以賑之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一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十八

起咸亨二年盡開元元年凡十二年

高宗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中之下

主

咸亨二年春正月甲子上幸東都

考異曰舊本紀及太子宏傳正月乙巳幸東都留太子宏

於京師監國明年十月己未又云皇太子監國新本紀唐歷統紀皆連歲言太子監國按離長安時已留太子監國及自東都將還豈得又令監國按實錄此月無監國事惟明年十月有之今從之

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

那都支為左驍衛大將軍兼領延都督

顯慶二年平賀魯以處木昆都為領延都督府

安集五咄陸之眾都支尋自號十姓可汗

初武元慶等既死皇

后奏以其姊子賀蘭敏之爲士驍之嗣襲爵周公改姓武氏累遷
宏文館學士左散騎常侍魏國夫人之死也上見敏之悲泣曰曷
吾出視朝猶無恙退朝已不救何倉猝如此敏之號哭不對后聞
之曰此兒疑我由是惡之敏之貌美烝於太原王妃及居妃喪釋
袞絰奏妓司衛少卿楊思儉女有殊色上及后自選以爲太子妃
昏有日矣敏之逼而淫之后於是表言敏之前後罪惡請加懲逐
六月丙子敕流雷州復其本姓至韶州以馬韁絞死雷州漢徐聞縣地梁置南
合州隋曰合州仍置海康縣大業廢州唐武德五年復置貞觀八
年改曰雷州韶州漢南野縣地吳孫皓甘露元年分立始興郡唐
武德初置番州貞觀元年改韶州舊志雷州至京師六千五百四
十七里至東都五千八百三十六里韶州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
二里至東都四千
一百四十二里
朝士坐與敏之交遊流嶺南者甚眾 癸巳以
旱慮囚 秋七月乙未朔高侃破高麗餘眾於安市城 九月丙

申潞州刺史徐王元禮薨 冬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車駕

自東都幸許汝十二月癸酉校獵於葉縣舊志東都至許州四百里至汝州百八十里葉

縣舊屬南陽郡後并省後齊置襄州後周廢州置南襄城郡隋廢郡爲葉縣屬許州 丙戌還東都

壬戌三年春正月辛丑以太子左衛副率梁積壽爲姚州道行

軍總管太子十率府各將兵討叛蠻 庚戌昆明蠻十四姓二萬

三千戶內附置殷敦總三州蠻蠻西有昆明蠻一日昆彌蠻以西洱河爲境即葉榆河也去長安九千

里殷州居戎州西北總州居西南敦州居南遠不過五百餘里近三百里 二月庚午徙吐谷渾於鄯

州浩亶水南漢書地理志浩亶水東至允吾入湟允吾唐爲鄯州龍友縣水經注浩亶河出允吾西北窰外東逕浩亶

縣故城南又東流注于湟水俗呼爲閭門河○浩音告亶音門允音言吾音衙 吐谷渾畏吐蕃之疆不安

其居又鄯州地狹尋徙靈州以其部落置安樂州時以靈州鳴沙縣地置安樂州

以可汗諾曷鉢爲刺史吐谷渾故地皆入於吐蕃 己卯侍中永

安郡公姜恪薨 夏四月庚午上幸合璧宮 吐蕃遣其大臣論

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

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

持久也上詰以吞滅吐谷渾

見上卷龍朔三年

敗薛仁貴寇逼涼州事

吐蕃

既滅吐谷渾又破西

域則寇逼涼州矣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

上厚賜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黃仁素使於吐蕃 秋八月壬

午特進高陽郡公許敬宗卒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棄長子

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貊聞詩學禮事絕超庭納采問名唯聞黷貨

白圭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案論法名與實爽曰繆

請諡爲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諡太

常博士王福時議以爲諡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

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戶部尙書戴至德謂福時曰高陽公任選如是何以謚之爲繆對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謚之爲繆

見八十卷晉武帝咸寧四年

許敬宗忠孝不逮於曾

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集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尙書陽思敬議按謚法旣過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敬宗嘗奏流其子昂于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貢觀中敬宗爲著作郎兼修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爲著作無以成門戶顯慶中仍監修國史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譏者信而詳及敬宗掌知國史輒以私愛憎竄改之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死世南卽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

人以爲口實敬宗深銜之及立德葬傳盛誣以罪惡敬宗女嫁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子九隴本高宗隸奴也敬宗貪財與婚乃爲曲敘門閥妄加功績至與劉文靜等同傳纔會龐孝泰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納其金乃稱屢破賊斬獲數萬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伯英出其下遠甚其虛美隱惡如此敬宗營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因以爲繼室假姓虞氏論者鄙之彥伯昂之子也旣與思古有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爲爾先子報仇耳彥伯慙而止

九月癸卯徙沛王賢爲雍王 冬十月己未詔太子宏監國

壬戌車駕發東都 十一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甲辰車駕至京師 十二月高侃與高麗餘眾戰於白水山破之新羅遣兵救高

羅侃擊破之 癸卯以左庶子劉仁軌同中書門下三品 太子

遂罕接官臣典膳丞全椒邢文偉輒減所供膳 東宮典膳局郎正六品上丞正八品

上掌進膳嘗食全椒縣時屬壽州 并上書諫太子太子復書謝以多疾猶心及入

侍少暇故屢闕坐朝時乖學緒敬尋藥言撫躬感愧頃之右史缺

上曰邢文偉事吾子能撤膳進諫此直士也擢爲右史 起居舍人從六品上

屬中書省掌修記言之史兼天子之制諸德音如記言之太子因制以紀時政之損益季終則授之於國史館前改曰右史

宴集命宮臣擲倒 唐散樂有舞戲伎舞輪伎長鬚伎跳鈴伎 次至

左奉裕率王及善 唐置太子內率府上臺千牛衛掌東宮千牛備身侍奉之事龍朔改爲左右率希率 及善

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

聞之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千牛衛將軍

咸亨四年春正月丙辰絳州刺史鄭惠王元懿薨 三月丙申

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 夏四月

丙子車駕幸九成宮 閏五月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

行大破高麗叛者於瓠蘆河之西

胡嶠曰黑車子之北有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

蘆河夏秋水厚二尺秋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余按唐書劉仁軌傳此瓠蘆河當在高麗南界新羅七重城之北俘獲

數千人餘眾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聞伐奴城高麗引靺鞨攻

之劉氏擐甲帥眾守城久之虜退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靺

鞨人突地稽之子也

突地稽見一百八十九卷高祖武德四年

武力絕人爲眾夷所憚

秋七月婺州大水溺死者五千人詔令賑給 八月辛丑上以

熾疾令太子宏於延福殿受諸司啟事 冬十月壬午中書令閻

立本薨 乙巳車駕還京師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王來降西

突厥興替亡可汗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

阿悉吉即阿悉結弩

失畢五俸見二百卷蘇定方之西討也顯慶二年擒阿悉吉以歸弓月南結

吐蕃北招咽剌咽剌亦鐵勒種居得疑海共攻疏勒降之上遣鴻臚卿蕭嗣業

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

甲咸亨五年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為

雞林道大總管帝以新羅國為雞林州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

副之發兵討新羅時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眾又據百濟故地

使人守之上大怒詔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

郡公仁問在京師立以為新羅王使歸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

之賀蘭敏之既得罪皇后奏召武元爽之子承嗣於嶺南元封元年

元爽流振州襲爵周公拜尚衣奉御尚衣奉御屬殿中省掌衣服詳其制度辨其名數夏四月

辛卯遷宗正卿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簡公為宣皇帝妣張氏為

宣莊皇后懿王為光皇帝妣賈氏為光懿皇后

後魏金門鎮將熙太爾虎之祖也

宣簡公魏幢主天賜太武皇帝為神堯皇帝太穆皇后為太穆

祖虎之父也

神皇后文皇帝為太宗文武聖皇帝文德皇后為文德聖皇后皇

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改元上元赦天下賜

酺三日戊戌赦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五

品服淺緋並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服深青

九品服淺青並鍮石帶

鍮石似金而非金

庶人服黃銅鐵帶自非庶人不聽服黃

非庶人謂工商雜戶

九月癸丑詔追復長孫晟長孫無忌官爵以無忌曾孫翼襲爵趙公聽無忌喪歸陪葬昭陵甲寅上御翔鸞

閣據舊書赫連俊傳翔鸞閣在含元殿東唐六典含元殿觀大酺翼以二閣左曰翔鸞右曰樓鳳二閣之下為東西朝堂

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

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尙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
二朋遞相誇競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譏訕失禮
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遽止
之是日衛尉卿李弼暴卒於宴所爲之廢酺一日 冬十一月丙

午朔車駕發京師己酉校獵華山之曲武原

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曲武原在華山下

戊辰至東都

箕州錄事參軍張君澈等誣告刺史蔣王暉及其

子汝南郡王煒謀反敕通事舍人薛忠貞馳傳往按之十二月癸

未暉惶懼自殺死上知其非罪深痛惜之斬君澈等四人 戊子

于闐王伏闕雄來朝

辛卯波斯王卑路斯來朝

壬寅天后上

表以爲國家聖緒出自立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
明經準孝經論語策試又請自今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又京官

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祿及其餘便宜合十二條詔書褒美皆行之

號莊王鳳薨 是歲有劉曉者上疏論選以爲今選曹以檢勘

爲公道檢勘者謂考其功過察其假名承僞隱冒升降審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

能況審判借人者眾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

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

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

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乙丑元二年春正月丙寅以干闥國爲毗沙都督府分其境內爲

十州以干闥王尉遲伏闐雄爲毗沙都督 辛未吐蕃遣其大臣

論吐渾彌來請和且請與吐谷渾復修鄰好上不許 二月劉仁

軌大破高麗之眾於七重城又使棘朝浮海略新羅之南境斬獲

甚眾仁軌引兵還詔以李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屯新羅之買肖

城以經略之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

王法敏官爵金仁問中道而還改封臨海郡公 三月丁巳天后

祀先蠶於邨山之陽

漢儀三月桑始生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祀以中牢羊豕糗饌志三月皇

后神公卿諸侯夫人蠶祠先蠶禮以少牢注云今蠶神曰苑庭婦人寓氏公主唐制皇后歲祀一季春吉巳率先蠶遂以親桑受注

曰蠶典先蠶天顯也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 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

國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記

義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昔魏

文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事見六十

初三年 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

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

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龍朔改起居郎爲左史

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疑議及百司

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不經南衙於北門出

入故禕之子翼之子也翼仕隋以學行著夏四月庚辰以司農少卿

韋宏機爲司農卿宏機兼知東都營田受詔完葺宮苑有宦者於

苑中犯法宏機杖之然後奏聞上以爲能賜絹數十匹曰更有犯

者卿卽杖之不必奏也初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瓌尙高祖女常

樂公主生女爲周王顯妃公主頗爲上所厚天后惡之辛巳妃坐

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煙而已數日煙不出

開視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貶梧州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

朝謁 丙戌以旱避正殿減膳撤樂詔百官言事 太子宏仁孝

謙謹上甚愛之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

數迂旨由是失愛於天后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坐母

得罪幽於掖庭年踰三十不嫁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出降上許

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權毅王遂古親勳翊三己亥

太子薨於合璧宮時人以爲天后酖之也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己亥

云后將逞志宏奏請數拂旨從幸合璧宮遇酖唐歷云宏仁孝

英果爲上所鍾愛自升爲太子敬禮大臣鴻儒之士未嘗居有過

之地以請嫁二公主失愛於天后不以壽終實錄舊傳皆不言宏

遇酖接李泌對肅宗云高宗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

爲行第故睿宗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爲太子監國仁明孝悌天后

方置臨朝故酖殺孝敬立淮王實爲太子新書蓋據此及唐歷也

按宏之死其事不明今但云時時上幸合璧宮壬寅車駕還洛陽

人以爲天后酖殺也疑以傳疑

宮五月戊申下詔朕方欲禪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

以尊名可諡為孝敬皇帝

帝子諡皇
帝始此

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為皇太

子赦天下

天后惡慈州刺史杞王上金

宋白曰慈州春秋屬咎如之國漢為北屈縣隋

為汾州唐武德元年為西汾州五年改南汾州貞觀八年改南汾州為慈州以州近慈烏成故名孫愐曰因慈氏縣名之○唐晉瑋

咎青

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澧州安置

八月庚

寅葬孝敬皇帝於恭陵

恭陵在洛州緱氏縣懷來山改名太平山

戊戌以戴至德為

右僕射庚子以劉仁軌為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張文

瓚為侍中郝處俊為中書令李敬立為吏部尚書兼左庶子同中

書門下三品如故劉仁軌戴至德更曰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

之至德必據理難詰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為奏辯由是時譽

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之

上聞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

日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
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卿決獄允當人無怨言文瓘嘗有疾
繫囚相與禱祀爲之祈福及聞改官囚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司
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任之或時臥病在家諸宰臣入奏事必問
曰與文瓘議未奏云未者則遣其籌之奏云已議者皆報可從之
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雍州雨雹

丙上元三年春正月壬戌徙翼王輪爲相王以中書舍人劉禪之
爲相王府司馬上謂之曰相王朕之愛子以卿忠孝之門藉卿師

範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

納州獠反

饒鳳二年開山洞置
納州屬瀘州都督府

敕黔州都督發兵討之 二月甲戌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

考異曰實錄咸亨元年楊昉高侃討安祚始拔安東都護府自平
壤城移於遼東州儀鳳元年二月甲戌以高麗餘眾反叛移安東

都護府於遼東城蓋咸亨元年言移府者終言之也儀鳳元年言高麗反者本其所以移也會要無咸亨元年移府事此年云移於遼東故城

今從之

先是有華人任東官者悉罷之徙熊津都督府於建安

故城其百濟戶口先徙於徐兗等州者皆置於建安 天后勸上

封中嶽癸未詔以今冬有事於嵩山

中嶽嵩山在河南陽城縣

丁亥上幸汝

州之溫湯

汝州梁縣西南五十里有溫湯可

三月癸卯黃門侍

郎來恆中書侍郎薛元超竝同中書門下三品恆父護兒本隋驍

將而恆與兄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

恆將作少匠主工作時人爲之語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

武豈有種邪元超收之子也初爲中書舍人中書省中有一磐石

其祖道衡爲中書侍郎時常所坐以草制者也元超在省每見此

石輒泣然流涕及爲相好引拔寒俊爲時論所稱 甲辰上還東

都 冤汝州今歲半租賜民八十以上昂 閏月吐蕃寇鄯廓河

芳等州 宋白曰鄯州常芬縣舊為吐谷渾所據周武成三年逐諸羌始有其地乃於三交築城置甘松防又為三川縣以隸

常香郡建德三年改三川為常芬縣仍立芳州 以邑隸焉取地多芳草以名州隋廢州唐復置 敕左監門衛中郎

將令狐智通發興鳳等州兵以禦之 興州漢武都沮縣地後魏改為略陽縣江左為武興藩王

國後魏以為武興郡置興州改略陽縣為順政縣鳳州漢故道河池縣地晉為仇池氏所據後魏置梁泉縣西魏廢帝置鳳州 己

卯詔以吐蕃犯塞停封中嶽乙酉以洛州牧周王頌為洮州道行

軍元帥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輪為

涼州道行軍元帥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以討吐蕃二王皆

不行何力尋卒 庚寅車駕西還 甲寅中書侍郎李義琰同中

書門下三品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上每有顧問言皆切直既

為相宅無正寢弟義琎為岐州司功參軍乃市堂材送焉及義琎

來觀義琰謂曰以吾爲國相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之禍也此豈愛我意哉義琰曰凡人仕爲丞尉卽營第宅兄官高祿重豈宜卑陋以偏下也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竟不營構其木爲霖雨所腐而棄焉 戊午車駕至九成宮 六月癸亥黃門侍郎晉陵高智周同中書門下三品 秋七月丁亥有彗星出于東井 八月乙未吐蕃寇疊州 庚子以星變避正殿減膳撤樂損食粟馬廬囚詔文武官言事 壬寅敕桂廣交黔等都督府比來注擬士人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以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 雋齊等州海盜漂居民五千餘家遣使賑恤 九月壬申大理奏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左監門中郎

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太原狄仁

傑奏二人罪不當死

太原漢晉陽縣唐改為太原縣而以後齊所置龍山縣爲晉陽縣並帶并州

上曰

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作色令出仁

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今

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

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

釋之言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

今以一株柏樹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

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

流嶺南後數日擢仁傑爲侍御史初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

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

之憂請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

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每歎曰狄公之賢北斗以

南一人而已冬十月車駕還京師丁酉祫享太廟用太學博

士史璨議禘後三年而祫祫後二年而禘

歐陽修曰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于太祖

而禘以審禘其尊卑此禘祫之義而爲禮者失之至于年數不同祖宗失位議者莫知所從禮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傳曰五年再殷祭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祫而有司議其年數史璨等議以爲新君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祭蓋後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三年禘常在祫後二年魯宣公八年禘昭公十五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時以其言有據遂從之唐制國子博士正五品上掌教文武官二品以上國公子孫二品以上曾孫爲生者太學博士正六品上掌教文武官五品已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之爲生者

郇王素節蕭淑妃之

子也警敏好學天后惡之自岐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

申州漢平氏縣地

晉分置義陽郡南齊置司州後魏改郢州後周改申州隋改義州唐復曰申州絳州在京師西三百一十五里至東都一千一百七十里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九十六里至東都九百四十三里乾封初敕曰素節既有舊疾不須

入朝而素節實無疾自以久不得入觀乃著忠孝論王府倉曹參

軍張柬之欲以此感動帝心因使潛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賊

賄丙午降封鄆陽王袁州安置

袁州在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十里至東都二千一百六十一里

十一月壬申以陳州言鳳皇見于苑邸改元儀鳳赦天下 庚

寅以李敬立為中書令 十二月戊午以來恆為河南道大使薛

元超為河北道大使尚書左丞鄆陵崔知悌國子司業郊祖立為

江南道大使

隋大業三年始置國子司業唐從四品下所職與祭酒同

分道巡撫

釘儀鳳二年春正月乙亥上耕籍田

庚辰京師地震

初劉仁

軌引兵自熊津還

見上卷續錄二年

扶餘陸畏新羅之逼不敢留尋亦還

朝二月丁巳以工部尚書高藏為遼東州都督封朝鮮王遣歸遼

東安輯高麗餘眾高麗先在諸州者皆遣與藏俱歸又以司農卿

扶餘隆爲熊津都督封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眾仍移安東

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

去年春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今又移於新城

時百濟荒殘命

隆寓居高麗之境賊至遼東謀叛潛與靺鞨通召還徙邛州而死

散徙其人於河南隴右諸州貧者畱安東城傍高麗舊城沒於新

羅餘眾散入靺鞨及突厥隆亦竟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三月癸亥朔以郝處俊高智周竝爲左庶子李義琰爲右庶子

夏四月左庶子張大安同中書門下三品大安公謹之子也

張公

諱太宗
朝功臣

詔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諡等分道存問賑給侍

御史甯陵劉思立上疏

甯陵縣屬陳留郡曹魏至元魏屬譙郡後齊廢隋開皇六年復置屬宋州

以

爲今麥秀蠶老農事方殷敕使撫巡人皆竦抃忘其家業冀此天

恩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

又無驛之處其馬稍難簡擇公私須豫追集雨後農務特切常情
暫廢須臾卽虧歲計每爲一馬勞動數家從此相乘恐更滋甚望
且委州縣賑給待秋務閑出使褒貶疏奏謚等遂不行 五月吐
蕃寇扶州之臨河鎮擒鎮將杜孝昇令齎書說松州都督武居寂
使降孝昇固執不從吐蕃軍還捨孝昇而去孝昇復帥餘眾拒守
詔以孝昇爲游擊將軍 秋八月徙周王顯爲英王更名哲 命
劉仁軌鎮洮河軍鄯州城內有臨洮軍冬十二月乙卯詔大發兵討吐蕃
詔以顯慶新禮多不卽古顯慶三年行新禮見二百卷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
自是禮官益無憑守每有大禮臨時撰定

戊儀鳳三年春正月辛酉百官及蠻夷酋長朝天后於光順門

劉仁軌鎮洮河每有奏請多爲李敬元所抑由是怨之仁軌知敬

元非將帥才欲中傷之奏言西邊鎮守非敬元不可敬元固辭上

曰仁軌須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辭丙子以敬元代仁軌爲洮河道

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仍檢校鄯州都督

考異曰實錄云與仁軌相知鎮守而敬元之敗仁軌

不預新舊傳皆云以代仁軌今從之

又命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李孝逸等發劍南山

南兵以赴之孝逸神通之子也癸未遣金吾將軍曹懷舜等分往

河南北募猛士不問布衣及仕宦

夏四月丁亥以旱避正殿慮

囚戊申赦天下改來年元爲通乾

癸丑涇州獻二小兒異體連

心年已四歲

五月壬戌上幸九成宮丙寅山中雨大寒從兵有

凍死者

秋七月李敬元奏破吐蕃於龍支

龍支縣屬鄯州漢允吾縣地後漢改爲龍

吾縣後魏改爲金城縣又改爲龍支積石山在金縣南

上初卽位不忍觀破陳樂命撤之

辛酉太常少卿韋萬石奏久寢不作懼成廢缺請自今大宴會復

奏之時上宴羣臣於咸亨殿有制令奏樂舞既畢上獻欬感咽涕泗交流臣下悲淚莫能仰視久之顧謂羣臣曰不見此樂垂三十年仁此觀聽實深哀感追思往日王業艱難勤苦若此朕今嗣守洪業可忘武功羣臣咸呼萬歲 九月辛酉車駕還京師 上將發兵討新羅侍中張文瓘臥疾在家自輿入見諫曰今吐蕃爲寇方發兵西討新羅雖云不順未嘗犯邊若又東征臣恐公私不勝其弊上乃止癸亥文瓘薨 丙寅李敬元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工部尙書右衛大將軍劉審禮爲吐蕃所虜時審禮將前軍深入頓於濠所爲虜所攻敬元懦怯按兵不救聞審禮戰沒審禮不及狼狽還走遺棄麥飯於地上者尺餘

頓於承風嶺

杜佑曰承風嶺在廓州廣威縣西南東北去鄯州三百一十三里故吐谷渾界

阻泥溝以自

固虜屯兵高岡以壓之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夜帥敢死之

士五百人襲擊虜營虜眾潰亂其將跋地設引兵遁去敬元乃收

餘眾還鄯州

移置通鑑原文此下有劉審禮諸子自縛詣闕及其子易從俱尸以歸一條按審禮之卒在開耀元年則

其子之往贖亦必在永隆開耀之間不宜先事而提故移置于開耀之冬

上嘉常之功擢拜左武衛

將軍充河源軍副使

杜佑曰河源軍在鄯州西一百二十里

初敬元之西征也監察

御史原武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

時詔募猛士以討吐蕃師德應募從事

及敗救師

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於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赤嶺

宋白曰石堡城西三十里有山土石皆赤北接大山南連小雪山號曰赤嶺去長安三千五百里自鄯州鄯城縣西行二百里至赤嶺

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爲之數年不犯邊師德遷

殿中侍御史充河源軍司馬兼知營田事上以吐蕃爲憂悉召侍

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或欲嚴設守備侯公私富實而討之或

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賜食而遣之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

事

宋城縣帶宋州舊隸屬縣也隋開皇十八年更名

言禦吐蕃之策以爲理國之要在文

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

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

橋之敗

陸機痛吳之亡著辨亡論述吳之所以興及其所以亡其論甚悉河橋之敗見八十五卷晉惠帝太安二年

養

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鄧陵之師

左傳晉楚遇于鄧陵楚大夫養由基潘崇誘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

示楚共王曰君有二臣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

詰朝臨射死藝及戰楚師敗績杜預曰濟益也

此已然之明效

也夫有志之士皆欲立功名以傳於後然知己難逢英哲罕遇昔

漢文帝知李廣之才而不能大用晉武帝善羊祜之謀而或爲眾

沮此二人者遭時遇主而不得展其智略況布衣韋帶之士懷一

奇抱一策而望朝奏夕召何可得哉臣請歷訪內外交武戰事五

品以上得無有智計如羊祜武藝如李廣而不得聘其才者乎伏
願降寬大之詔使各言其志無令汲黯直氣臥死于淮陽仲舒大
才位屈於諸侯相臣又聞之古語曰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彊
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
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閭外之任李左車陳湯
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切

李左車見十卷漢高帝三年陳湯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三年呂蒙

見獻帝紀六十五卷至六十八卷孟觀見八十三卷晉惠帝元康九年

未聞其家代爲將也語云陰

陽不和擢士爲相變夷不與拔卒爲將以四海之廣億兆之眾其
中豈無卓越奇絕之士臣謂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臣又聞賞者
禮之基罰者刑之本故禮崇謀夫竭其能賞重義士輕其死刑正
君子勸其心罰重小人懲其過然則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

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對賞之費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仍淹滯此皆吏不奉法主司慢事而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勳人尚書諸司郎皆謂之臺郎勳轉淹滯則司勳之責耳司勳令史三十三人故將士莫不解體大非川之敗辭仁貴郭待封等不卽重誅故將士莫不玩法羈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爲強若聽人聞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強爲中國

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上然其言召見令直中書

省仗內供奉

仗內供奉朝會得進百官入見

冬十月丙午徐州刺史密貞王元

曉薨

十一月壬子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來恆薨

十二

月詔停來年通乾之號以反語不善故也

通乾反語為天窮

貶儀鳳四年春正月己酉上幸東都司農卿韋宏機作宿羽高山

上陽等宮

按六典宿羽高山二宮皆在東都禁苑中

制度壯麗上陽宮臨洛水為長廊

互一里宮成上徙御之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宏機導上為奢泰宏

機坐免官

考異曰舊傳云儀鳳中機坐家人犯次為憲司所劾免官狄仁傑傳云時司農卿韋宏機兼領將作少府造宿

羽高山上陽等宮莫不壯麗仁傑奏其太過宏機覽坐免官統紀云駕幸東都上遊韋宏機所造宿羽高山等宮乘高臨深有登眺

之美乃敕宏機造高館及成臨幸即上陽宮也今據實錄營官在前

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

廷畏之仁傑奏其姦請付法司上特原之仁傑曰國家雖乏英才

豈少本立輩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救本立請棄臣於

無人之境爲忠貞將來之戒本立竟得罪

考異曰御史臺記曰秋仁傑以司農發太原運

句會欠米萬餘斛高宗怒曰仁傑係我米命殺之吏部侍郎魏元同日仁委健而疏只是句當失所臣委知不餘請以官爵保明高宗意解仁傑不坐按仁傑傳未嘗爲司農今不取由是朝廷肅然後出爲甯州刺史仁傑

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 庚戌右僕射太子賓客道

恭公戴至德薨

道古國名左傳之江黃道柏是也

二月壬戌吐蕃贊普卒子器

弩悉弄立生八年矣時器弩悉弄與其舅翹薩若詣羊同發兵

羊同

西戎翹

宋祁載劉元鼎之言曰黃河上流由洪濟橋西南行二

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

五千里河源出其間唐會要曰大羊同國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

北直于闐有弟生六年在論欽陵軍中國人畏欽陵之彊欲立之
欽陵不可與薩若其立器弩悉弄上問贊普卒嗣主未定命裴行

儉乘閒圖之行儉曰欽陵爲政大臣輒睦未可圖也乃止 乙丑

東都饑官出糙米以救飢人 夏四月辛酉郝處俊爲侍中 偃

師人明崇儼以符呪幻術爲上及天后所重官至正諫大夫五月

壬午崇儼爲盜所殺求賊竟不得

考異曰御史臺記鄭仁恭本蔡陽人也自監察累遷刑部郎中

儀鳳中明崇儼以奇術承恩寵夜遇刺客殺三司丞推鞠妄承引

連坐者甚眾高宗怒促有司行刑仁恭奏曰此輩必死之囚願假

其數日之命高宗曰卿以爲枉邪仁恭曰臣識慮淺短非的以爲

枉恐萬一非實則怨氣生遂緩之旬餘果獲賊矣朝廷稱之今從

錄贈崇儼侍中

丙戌命太子賢監國太子處事明審時人稱之

戊戌作紫桂宮於澠池之東

紫桂宮在澠池之西五里

六月辛亥赦天下

改元調露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旬

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吐

蕃爲寇審禮覆沒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

泥洹師爲質在京師

波斯爲大食所滅其王卑路斯入朝授武衛將軍而死其子爲質在京師

宜遣使

者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

儉冊立波斯王

考異曰波斯王卑路斯入朝未還請遣使送歸今從實錄唐憲統紀舊傳

仍爲安撫大

食使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爲己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行

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冥導者盡迷將士飢乏行儉命虔誠致祭

令曰水泉非遠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之人莫

知其處盡以爲神

秋七月己卯朔詔以今年冬至有事於嵩山

初裴行儉嘗爲西川長史

見一百九十九卷永徽五年

及奉使過西州吏人

郊迎行儉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自隨且揚言天時方熱未可

涉遠須稍涼乃西上阿史那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徐召四

鎮諸胡酋長

四鎮龜茲毗沙焉耆疏勒四都督府

謂曰昔在西州縱獵甚樂今欲尋

賞誰能從吾獵者諸胡子弟爭請從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爲敗

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

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使促召相見都支先與李遮

旬約秋中拒漢使漢家威加四夷故夷人率謂中國人爲狎聞軍漢人猶漢時匈奴謂漢人爲秦人也

至計無所出帥其子弟迎謁遂擒之因傳其契箭悉召諸部酋長

夷狄無符信以箭爲契信西突厥沙鉢咥利失可汗分其國爲十

部部以一人統之人授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在右咄陸部置五

大燬居碎葉東右五弩夫畢部置五大侯斤居碎葉西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晝夜進

掩遮旬途中獲都支遣使與遮旬使者同來行儉釋遮旬使者使

先往諭遮旬以都支已就擒遮旬亦降於是囚都支遮旬以歸遣

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碎葉城焉耆都督府治所也城四面各立三門屈曲隱伏以詭出入西域胡競來縱觀莫測其

方略因各獻方物 冬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傅奉

職二部俱反

阿史德姓也溫傅其名
奉職亦一部酋長之名

立阿史那泥熱圖爲可汗二

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軍數十萬

舊二十四州見一百九十九卷永徽元年

遣鴻臚卿

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右領軍衛將軍花大智右千牛衛將

軍李景嘉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

夜襲其營嗣業狼狽拔營走眾遂大亂爲虜所敗死者不可勝數

大智景嘉引步兵且行且戰得入單于都護府嗣業滅死流桂州

大智景嘉並免官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

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上令元軌窮其黨

與元軌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

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達制上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

向無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問之 王子遣左

金吾衛將軍曹懷舜屯井陘

井陘縣漢晉後魏皆屬常山郡唐屬恆州

右武衛將軍崔

獻屯龍門以備突厥突厥扇誘奚契丹侵掠營州都督周道務遣

戶曹始平唐休璟將兵擊破之

曹魏置始平縣晉武帝置始平郡後魏廢郡以縣屬扶風隋唐屬雍州

州

庚申詔以突厥背誕罷封嵩山 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

大臣論塞調傍來告喪并請和親上遣郎將宋令文詣吐蕃會贊

普之葬 十一月戊寅朔以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高智

周爲御史大夫罷知政事 癸未上宴裴行儉謂之曰卿文武兼

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甲辰以行儉

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十八萬并西軍檢校豐州都督程務

挺東軍幽州都督李文暉總三十餘萬以討突厥竝受行儉節度

務挺名振之子也

庚調露二年春二月癸丑上幸汝州之溫湯戊午幸嵩山處士三
原田遊巖所居遊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上令左右扶止謂曰先
生比佳否遊巖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也己未幸道
士宗城潘師正所居問山中何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山
中不乏上及天后太子皆拜之乙丑還東都三月裴行儉大破

突厥於黑山

黑山一名殺胡山在豐州中受降城正北如東八十里亦謂之呼延谷

擒其酋長奉職

可汗泥熟匄爲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初行儉行至朔州謂其下
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貴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爲突厥所掠
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爲此謀宐有以詐之乃詐爲糧車三
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

陌刀大刀也一舉刀可殺數人唐六典曰陌刀長刀

也步兵所持蓋古之新馬劍名曰弩怒也有怒勢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鉤弦者曰牙似牙齒也牙外曰郭爲牙之規郭也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樞機開闔有節也

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泰職既就擒餘黨走保狼山

狼山歌邏祿右廂部落所居也永詔戶部尙書崔知悌馳傳詣定

徵元年置狼山并屬雲中都護府襄宣慰將士且區處餘寇行儉引軍還

夏四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乙丑上幸紫桂宮戊辰黃門侍郎閻喜裴炎崔知溫

閻喜裴炎崔知溫

屬河東郡隋以漢開喜縣爲絳縣以漢絳縣爲曲沃縣以桐鄉置開喜縣尋改爲桐鄉縣武德元年復曰開喜屬絳州中書

侍郎京兆王德真竝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溫知悌之弟也五月

丁酉太白經天秋七月吐蕃寇河源洮河道大總管李徽元與

虜戰於湟川官軍敗績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擢常之爲

河源軍經略大使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

虜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

守有備焉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

之路宋白曰茂州本冉駘之國漢開爲汶山郡華陽國志云宣帝地節三年武都白馬羌反使駱武平定之汶山吏民詣武自

訟一歲再度更賦至重邊人貧苦無以供給求省郡遂省汶山郡復置都尉今州卽漢蜀郡汶江縣梁普通三年置羅州取桃關之

路以繩作橋以名州後周爲汶州置汶山縣吐蕃以生羌爲鄉導

唐改茂州取界內茂滋山而名○驍音忙吐蕃以生羌爲鄉導

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於吐蕃吐蕃盡據羊同

党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嶺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爲比 丙申鄭州

刺史江王元祥薨

鄭州漢陽縣也漢陽屬河南郡晉分爲梁陽郡後魏屬北豫州後置鄭州隋開皇十六年

改曰管州大業初復曰鄭州

突厥餘眾圍雲州

雲州漢平城縣地後魏爲代郡北齊及後周爲恆安鎮貞

觀七年置雲州及定襄縣

代州都督竇懷哲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將兵擊破

之 八月丁未上還東都

中書令檢校鄴州都督李敬元軍旣

敗屢稱疾請還上許之旣至無疾詣中書視事上怒丁巳貶衡州

刺史

衡州漢縣蒸陽耒陽茶陵縣地吳置湘東郡梁陳置衡山郡隋平陳置衡州京師東南三千四百三里至東都二千七

百六十里

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爲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

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爲天后所信常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

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

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爲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曰天皇升殿下爲諸司寄殿下以監撫欲使百寮仰重曜之暉萬姓聞淳音之響奈何以養德之時爲任情之行北門之內造作不常翫好所營或有煩費倡優雜伎不息於前鼓吹繁聲亟聞於外不加防慎必有愆尤微累德音悔之無及伏願博覽經書以廣其德屏退聲色以抑其情居處服玩必循節儉畋獵遊娛不爲縱逞正人端士必引而親之便辟側媚必斥而遠之則克昌終吉長保利貞矣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維鞠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皂甲數百領以爲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上素

愛太子遲回欲省之天后曰爲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

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爲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

等送賢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仍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

示士民

劉昫曰東都周之王城平王東遷所都也故城在今苑內東北隅白穰王以後及東漢魏文晉武皆都於今故洛城

隋大業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是也北據邯鄲南對伊闕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跨洛爲橋曰天津橋唐世人主往來東都西京而實都長安以長安爲京師承慶思謙之子也

韋思謙見一百九十九卷永徽元年

乙丑

立左衛大將軍雍州牧英王哲爲皇太子改元永隆赦天下賜酺

三日太子洗馬劉納言常撰俳諧集以獻賢賢敗搜得之上怒曰

以六經教人猶恐不化乃進俳諧鄙說豈輔導之義邪流納言於

振州左衛將軍高真行之子政爲太子典膳丞事與賢連上以付

其父使自訓資政入門真行以佩刀刺其喉真行兄戶部侍郎審

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琰斷其首棄之道中上聞之不悅貶真行

為睦州刺史密行為渝州刺史真行士廉之子也舊志睦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

五十九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二十一里渝州漢末之巴東郡隋置

左庶子中書門下三品張大安坐阿附太子左遷普州刺史其餘

官僚上皆釋其罪使復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

李義琰獨引咎涕泣時論美之九月甲申以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三品王德真為相王府長史罷政事唐制王府置長史司馬

四品下長史司馬統領府僚紀綱職務河南河北諸州大水遣使賑恤冬十月

壬寅蘇州刺史曹王明蘇州古吳國東漢為吳郡隋置蘇州因姑蘇山而名沂州刺史嗣薛

王煒沂州漢琅邪國後魏置北徐州後周改沂州以沂水名隋為琅邪郡唐復以琅邪郡置沂州皆坐故太子

賢之黨明降封零陵郡王黔州安置煒除名道州安置道州漢零陵郡今道

高宗永隆元年二年

馮乘之地隋以零陵郡置永州武德四年分置營州貞觀八年改
曰道州舊志黔州京師南三千一百九十三里至東都二千二百
七十七里 丙午文成公主薨於吐蕃 己酉車駕西還 十一月壬

申朔日有食之

辛永隆三年春正月突厥寇原慶等州乙亥遣右衛將軍李知十

等屯涇慶二州以備突厥 庚辰以初立太子敕宴百官及命婦

於宣政殿

西京東內正殿曰宣政殿元後殿曰宣政

引九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

散樂即百

戲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以爲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路門非倡

優進御之所請命婦宴於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其散樂伏望

停省上乃更命置宴於麟德殿

麟德殿麟德中所作也閣本大明宮圖翰林院密通麟德殿韋執誼

日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麟德殿在西重廊之後

宴日賜利貞帛百段利貞即之曾孫也

利貞族孫諡爲蘇州刺史自以其先自宋太尉淑以來盡忠帝室

袁淑死于宋元凶之難袁顥以死奉子勛謂琅琊王氏雖奔世台袁昂盡節於齊室袁憲盡忠於陳後主

鼎而爲歷代佐命

取鄒王氏股肱晉室而王宏爲宋室佐命王儉爲齊室佐命梁室之興侯景之篡王克王克爲

勳進

之首耻與爲比嘗曰所貴於名家者爲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

也彼嚮婚姻求祿利者又烏足貴乎時人是其言 辛巳賜京官

九品以上酺三日 裴行儉軍既還突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爲

可汗

伏念額利從兄之子

與阿史德溫傅連兵爲寇癸巳以行儉爲定襄道

大總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爲副將兵討之

三月天后表請赦杞王上金郡陽王素節之罪以上金爲沔州

刺史

沔州漢安陸之地晉置沔陽縣江左爲魯山鎮隋開皇十七年置漢陽縣置復州復州治沔陽大業初改復州曰沔州唐

復以沔州爲復州

素節爲岳州刺史

岳州漢下雋縣地吳置巴陵縣晉置建昌郡梁置巴州隋

改曰岳州因天岳山以名州大業初改羅州唐復曰岳州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三十七里至東都一千八百一十六里

仍不聽朝集 皇太子釋奠於國學 三月辛卯以劉仁軌兼太

子少傅餘如故 仁軌先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以待中郝處俊為太子少保

罷政事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

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

乃止匪舒又為上造鏡臺成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

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

上遽令剔去 曹懷舜與裨將竇義昭將前軍擊突厥或告阿史

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傅在黑沙 黑沙城後突厥默頡以為南庭 左右纔二十騎以

下可徑往取也懷舜等信之爾老弱於瓠蘆泊 水白為泊 帥輕銳倍道

進至黑沙無所見人焉疲頓乃引兵還會辭延陞部落欲西詣伏

念遇懷舜軍因請降懷舜等引兵徐還至長城北遇溫傅小戰各

引去至橫水

橫水去金河一百四十許里

遇伏念懷舜義昭與李文陳及裨將

劉敬同四軍合爲方陣且戰且行經一日伏念乘便風擊之軍中

擾亂懷舜等棄軍走軍遂大敗死者不可勝數懷舜等收散卒斂

金帛以賂伏念與之約和殺牛爲盟伏念北去懷舜等乃得還夏

五月丙戌懷舜免死流嶺南己丑河南道經略大使黑齒常之

將兵擊吐蕃論贊婆於良非川破之收其糧畜而還常之在軍七

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邊初太原王妃之薨也

武土襲封太原王妃從其尊戚

享元年薨

天后請以太平公主爲女官以追福及吐蕃求和親請尙太

平公主上不欲棄之於夷乃爲立太平觀以公主爲觀主以拒之

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

不爲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始選光祿卿汾

午左僕射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固請解僕射許
之 閏七月丁未裴炎爲侍中崔知溫薛元超竝守中書令 上
徵田遊巖爲太子洗馬在東宮無所規益右衛副率蔣儼以書責
之曰足下負巢由之俊節傲唐虞之聖主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
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
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僕以不
才猶參庭諍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
以卒年歲向使不淪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以何酬塞遊巖有母想
爲不達謹書起子遊巖竟不能答 庚申上以服餌令太子監國

初裴行儉軍於代州之陘口

卽鴈門之陘嶺關口

多縱反間由是阿史那

伏念與阿史德溫傅浸相猜貳伏念畱妻子輜重於金牙山

突厥之初

建牙於金山其後分爲東西突厥凡建牙之地率謂之金牙山蘇定方直抵金牙山擒賀魯此西突厥可汗所居之金牙山也裴行儉遣程務挺等掩金牙山取伏念妻子此東突厥可汗所居之金牙山也可汗所居謂之金帳故亦以金牙言之以輕騎

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務挺自石地道掩取之伏念與曹懷舜約和而還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輜重士卒多瘕疫乃引兵北走細沙行儉又使副總管劉敬同程務挺等將單于府兵追躡之伏念請執溫傳以自效然尙猶豫又自恃道遠唐兵必不能至不設備敬同等軍到伏念狼狽不能整其眾遂執溫傳從間道詣行儉降候騎告以塵埃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乃伏念執溫傳求降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命嚴備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選伏念果帥酋長縛溫傳詣軍門請罪行儉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溫傳歸京師八月河南河北大

水壞民居十萬餘家丁卯遣使賑乏絕室廬壞者給復一年溺死者贈物人三段 元月壬戌裴行儉等獻定襄之俘 乙丑改元

開元 冬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斬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溫傅

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裴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爲副將張虔勣程務挺所逼又回紇等自磧北南

向逼之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歎曰渾濇爭功

事見八十一卷
晉武帝太康元

年言若爭伏念之死則是與張虔勣程務挺爭功矣

古今所恥但恐殺降燕復來者因稱疾

不出 丁亥新羅王法敏卒遣使立其子政明 十一月癸卯徙

故太子賢於巴州

舊志巴州至京師二千三百六十里東都二千五百八十二里

初劉審禮之

陷沒其諸子自縛詣闕請入吐蕃贖其父救聽次子易從詣吐蕃省之比至審禮已病卒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

易從徒跣萬里負之以歸審禮性至孝友少喪母爲祖母元氏所養隋末天下大亂審禮年未弱冠負載元氏過江避難元氏若有疾審禮必親嘗湯藥元氏謂人曰我兒孝順貫徹幽明每一顧念我宿疾頓輕父卒歸葬跣足隨車流血洒地行路悲之父歿雖久猶悲慕不已每見父時僚舊必嗚咽流涕撫繼母弟延景友愛甚篤所得祿俸悉送母處以資延景妻子飢寒不以介意再從同居家無異爨合門二百餘口人無閒言天子少保甌山公郝處俊薨處俊年十餘歲父卒於官父之故吏賄贈甚厚處俊一無所受及長好讀漢書略皆上口生平性好儉素土木形骸不事修飾然臨事敢言必引經傳凡所規獻得大臣體度天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也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終